



海滩·星星·人

——小说新秀谱



海滩·星星·人

322682

责任编辑 龙国义
封面设计 孙晓云

海·星·人

《花溪》编辑部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25印张 200千字 2插页

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5,600

书号 10115·652 定价 2.10 元

前 言

本书选编了十二篇小说，十二篇评介小说作者的文章。小说，都出自活跃在当今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之手。

十二篇小说，涉及了广阔的生活面，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。他们，带着浓郁的感情色彩，饱和着时代气息，强烈地叩击着读者的心扉。理想、奋斗、改革、爱情、伤痕、道德、哲理、历史……在作品中，得到了手法各异的艺术体现。

有的作品，固然是一气呵成；也有的，却是作者反复酝酿、构思，数易其稿，惨淡经营，才终至拿出的“够水平”的佳作。

十二位小说作者，都是三十上下的年轻人。他们曾经“在彷徨中痛苦，于痛苦中沉思，从沉思中寻找”，在火热的生活中，终于找到了一条自己的路，向着文学的高峰攀登。本书选编的十二篇文章，记录了他们成长和奋斗的历史。

十二位作家中，有四位是活跃于文坛的女作家：铁凝、乔雪竹、王小鹰、陆星儿。书中收入的铁凝的新作《六月的话题》，获一九八四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还有贵州近年来崛起的、有鲜明的创作个性的作家李宽定，历史小说家顾汶光以及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

奖者石定。

肖复兴、甘铁生、杨东明、谭力、雁宁，他们的作品，都已为广大文学爱好者，尤其是青年读者所熟悉、喜爱。

《花溪》编辑部

目 录

前 言

斑 点	陆星儿 (1)
星星·自己·纤夫 (报告文学)	
——记陆星儿	田珍颖 (22)
六月的话题	铁 凝 (38)
铁凝和他的女朋友们	雷 达 (45)
巧 娘	李宽定 (57)
他从山里来	
——李宽定印象记	王泽群 (77)
知 遇	顾汶光 (90)
且说《天国恨》	吴秀明 (104)
彩 窗	王小鹰 (119)
片 断	
——王小鹰印象记	乐维华 (141)
牧 歌	石 定 (152)
放梢初见叶离离	
——我所认识的石定	骆长木 (167)
黄河鲤	杨东明 (179)
“绿化队”里的“黑骏马”	张石山 (193)
外国的她	谭 力 (202)

我看谭力……………张慧光 (221)

屋檐下的燕窝……………肖复兴 (232)

生活在普通人中间

——肖复兴印象……………石 湾 (250)

海滩·星星·人……………乔雪竹 (261)

一个不安的、追求的精灵……………高 原 (330)

没记入日记的……………甘铁生 (336)

在逆境中跃起

——记甘铁生……………紫 风 (354)

冬天的雕像……………雁 宁 (366)

雁宁创作得失谈……………张慧光 (385)

斑 点

陆 星 儿

“……”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这个城市里。”

“没想到是你……”

“我自己也没想到。”

“一切都没有想到……”

亭如把电话筒往脸侧贴得更紧了，心跳得很慌乱。是他的声音吗？陌生，又似乎很熟悉。她不是常常在心里回味那个声音——曾盖过风暴的呼啸？毕竟过去了十多年……

岁月象条河，不停地朝前淌。记忆是漂在水上的船，总是随波逐流，越去越远，越去越模糊。

但也有搁浅在岸边的呀！

“很忙吗？能不能谈谈？……”亭如说得很快，仿佛没加思索，是从心里涌出来的。但她屏住呼吸，心不跳了，象等待对命运宣判时的那种紧张，极度的。就在拎起电话的前一秒钟，她不是还在犹豫：见一见？不，不见的好。见一见？不！犹豫了很久。自从得知他考上研究生的消息后……

她还是说了。这愿望在心里郁积了多年。

“……”

他说什么？她没听清。

“咔叽——咔叽。”金属利器划在洋铁皮上有节奏的响声，是楼对面加工厂那台老掉牙的机器又开始磨牙了。那噪音，一头打进她的话筒，又从另一头钻出，把对方的话语吞没了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她不得不提高声音。

“……我不忙，刚开学……”

她听清了这一句。他也想见她。她感到了一种满足。但立刻又有点恍惚了——

马上就见？

她把话筒捏得紧紧的，手心捏出了汗。停顿了好几秒钟。

“嘀嗒，嘀嗒……”她好象听见了秒针在急促地跑。

他在静静地等她的回答。

“我再给你打电话……约个时间……”她还是退却了。她没有勇气说：马上，马上。没有勇气！

“嘟哒。”他把电话挂上了。

亨如倚在椅子上，话筒仍贴在耳畔。她不是在等着再传出他的声音，她只是觉得，那黑色的、长长的电话线的另一端还执在他的手里。

“咔叽——咔叽。”尖利的磨擦声还在响。

“咔叽——咔叽。”

象狐狸在冬夜的雪野里一声声凄厉的哀叫。她在想，她的思绪朝楼外逸飞出去，仿佛真的看到了一片白茫茫的雪野。淡淡的月亮照着厚厚的积雪，泛着青幽幽的冷光。她的

目光漾漾的。

无穷无尽的白色。在很遥远的地方……

“你还有约会？”妮妮走了过来，用带点询问又带点讥笑的目光，瞥了一眼她明显隆起的肚子。妮妮喜欢窥视别人的秘密。

亭如猛地感到肚子里的她（他），用力蹬了一脚。表示呼应？

难道你也不理解？她心里有点委屈。

“在北大荒时的一个朋友……”似乎只要一提及那个地方，一切都净化了，象纯洁的雪。她笑了笑说。

在她工作的这个编辑部里，她很少流露真实的情绪。她总是微笑着走进办公室，微笑着和人说话，微笑着接待一个个作者，微笑着去采访一个个名人。谁都以为，她的内心和这微笑一样，充溢着一种满足感。

“你最幸运了，事事如意……”妮妮经常羡慕又有点嫉妒地对她说。

大概是很“运气”——在一般人的眼光里——城里城外各有一套房子。城外的一套是部里分给他（她的丈夫）父亲的。

“你也跟着沾光了……”妮妮老是说。

俗气。

亭如讨厌妮妮爱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些。但她仍然用微笑回报那种口吻那种眼光。那是最好的办法。何必去解释？

她从来不问别人解释自己。

俗气。你不俗气吗？——她在心里也讨厌自己——只是

没人知道——他第一次把她领进那六室一厅时，她不由地想象了自己在这样宽敞的空间里进出，穿着一双绣花的软底拖鞋……

她答应了他。闪电式的。就因为这六室一厅？

“……你的毕业分配就不成问题了……”他明明白白地向她摊底。他还对她说，“你真美！”

毕业分配时，外地来的同学全都回去了，大都在县剧团。唯独她留在了北京，而且分在一个大刊物的编辑部里当编辑。

“多神气；别人一问起来……”他夸口说。

“我是学导演的！……”她心里有点黯然。话剧导演，没有舞台，就象舞蹈家失去了腿。她给人民的报偿应该在舞台上。可是……

“能留在北京就不错了，这个名额还是好不容易才搞到的。工作嘛……”他不在乎她能不能当导演。她是他的妻子，他只需要她永远这样美丽动人——二年级末的片段汇报演出，她演了《茶花女》中的一段，她演玛格丽达。

她不是玛格丽达。

美貌是最不长久的。

亭如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地向自己的办公桌走去。她已经走不稳了。“笨重得象头大象。”走过商店的玻璃橱窗，她会收起眼角的余光。但从前，她常常不由自主地要在那些光洁的大玻璃前，停一停。

“有人说，怀孕生孩子，是女人最黯淡的时候。”妮妮的眼光又跳离了桌面上的一叠稿子。“我不敢想象……”

亭如装作没听见。她也后悔了，但决不是可惜自己失去了窈窕的身材。决不是！

“黯淡？！……”

是的。她总觉得自己的生活，象一间没有门窗，封闭的屋子，沉闷，没有光亮。

我有过辉煌的时候吗？

“有过！”别人肯定会说。在拿到“五·七艺术大学”入学通知，即将离开北大荒的时候；在拿到留北京、进编辑部的工作派遣证的时候；在“六室一厅”内大摆婚宴的时候。那时，她感觉到身后追随着许多羡慕的眼光。这些眼光的折射，使她变得“辉煌”了。

“你真幸运！”不止妮妮在说。

妮妮又在说什么？

亭如觉得耳膜被什么震荡了，“嗡嗡”地响着。她坐着，呆呆的，两只眼睛，象两个空空的洞，毫无内容，毫无意味地停在淡蓝色的墙面上。

墙上有斑点吗？

一个念头流星似地闪过。她立刻想到了沃尔芙的《墙上的斑点》，她喜欢读这篇小说。

斑点。什么形状？什么颜色？象发霉的豆饼上长出的小霉点。堆在潮湿的屋角，没有拿出去晒一晒……

她的生活也缺少阳光。

有斑点吗？

“咔叽——咔叽。”那刺耳的声音又响起来了，象一把着了魔的锯。

“咔叽——咔叽。”又象狐狸的嚎叫。在那个遥远的多雪

的冬夜里，她就听到过这种声音，时远时近。那时，天真黑，仿佛扣着一只巨大的铁锅。还飘着雪。雪花象棉朵一般，在天地间飞旋。风呼呼地叫着。

亭如记得很清楚。

她站在小车站关紧的门边。从门缝里挤进的挟裹着雪末的寒风，刀片似的钻透棉裤，腿、膝盖被刺刮得生疼。

走不走？如果雪下个不停，大路小路就被封住了，只能耽擱在这个小站上，象冻在冰河上的船，前进不得，后退不了。那就超假了，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

走。赶回去！

她决定了，把两只旅行袋搭上肩。

“别走，马上要刮大烟泡。”

她没有注意到，身后还站着一个人。她打量了他。一样的草绿色的棉衣棉裤，一样的草绿色的羊剪绒棉帽，护耳半翘着，象老鸱子的两片翅膀。她顿时感觉到一种自然而然的亲近。

“我反正要赶回去。”

“那……”他象缴械似地卸了她肩上的旅行袋，轻松地拎在手里，“走吧。”

“不，我反正不要人陪。”

“有三十里路呐，而且还有狼、狐狸。”他象在吓唬孩子。

“我反正不怕。”她说得很硬气，心里却有点虚：“要是碰到狼……”

“你就学东郭先生，把它装在口袋里。”他哈哈地笑了，有点得意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笑你勇敢。”他推开了门，“走吧！反正得走。”他也说了句“反正”。

她笑了笑，笑得很快活。她忽然觉得，即使来了老虎、狮子，她也不怕了……

“你在写什么？”妮妮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亭如的背后。

“……”满纸都是“雪”字。

亭如急忙抓过一本书盖上。《墙上的斑点》。沃尔芙。为了掩饰，她翻了翻书页。

“《墙上的斑点》？”妮妮故意拿起书。

“写一个妇女看到墙上的斑点，想到人生的无常，想到莎士比亚的乏味，想到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，想到……”她一边把那张纸揉了，一边介绍。她几乎能背下这篇小说。她佩服这位女作家有如此丰富的遐想力，由墙上的一个小斑点，联想到古冢，由古冢联想到考证它的退役上校与牧师，联想到上校病倒后的最后一个清醒的念头仍是墓地和箭镞。而这个箭镞已被收进博物馆的橱柜，和一只中国女杀人犯的脚步，一把伊丽莎白时代的铁钉，一大堆都铎王朝时代的土制烟斗，一件罗马时代的陶器，以及纳尔逊用来喝酒的酒杯放在一起……

这些奇异的神思遐想，曾陪伴她度过多少无聊的时间？——在回到了那寂寞的、冷冷清清的“六室一厅”里，走进大理石铺面的盥洗间，踩着客厅的地毯，踏在好象没有摩擦力的卧室的打蜡地板上，她的神气常常是恍惚的，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，能够干什么。时间仿佛停滞在这儿，一大块，

一大块，都是空白的。有时躺在床上，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有图案的天花板。似乎也有一个斑点，但不是“旧钉子的钉头”。那是什么？

她多么希望自己的想象力，象鸟儿一样飞起来啊！

不，不是斑点。是一间小屋。是她自己的小屋。没有大理石，没有地毯，没有打蜡……但那么温暖，那么亲切，那么和乐……

那夜，呼啸的风，把飘落着的雪花，搅得浑沌一片，分不清哪是山，哪是平原，哪是河川，只是白皑皑一片，路也难找寻。那是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，要穿过林子、草甸、冰河。

“踏着我的脚印。”他在前面开路。干松的积雪，踩出一个一个很深的窝。

她小心地把脚放进那一个个窝里。

“你在连里干什么？”她顶着风大声地问。一张开嘴，雪花飞进嘴里，舌尖感到了一阵清凉。

“打铁的。”他没有回头，风把话音传了过来。“你呢？”

“放羊。”

“我看你也象只小绵羊。”他又哈哈地笑了，笑声粗犷，仿佛压倒了咆哮的风声。

“……一大群羊，反正都乖乖地听我的。”她的口气显然在表示抗议。别小看人。显然，她长得纤弱。

“碰到过狼和狐狸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但她常常提心吊胆。

“狼的眼睛是绿色的，在夜里熠熠发光，象宝石。狐狸……”他停下步，“你听。”

她仄起耳朵。耳畔只有肆无忌惮的风声。“听什么？”

“叽咔——叽咔。”他用手指着。

“叽咔——叽咔。”她听到了。“是什么在叫？”

“狐狸。”

“狐狸？”她不由地跳起脚，朝他奔过去，藏到他宽阔的身子后面。

“别怕。”他挺着胸，象堵墙，“在这样的夜里，它也不敢离开自己的窝。”

“咔叽——咔叽。”不停的凄叫，充满了哀怨，充满了恐惧。

她不敢再离他一步，紧紧地跟着。

风越刮越猛，田野上几棵孤零零的树，被暴烈的风用力摇动光秃的枝条，象一根根疯狂的鞭子，抽打着在空中飞舞的雪花。她的身子也来回晃动，就象那些细柔的枝条。

“我……”她不禁求援地张开手。

“拉着我。”他伸过来粗壮的手臂。

她死死地握紧他的手，仿佛在波浪翻滚的大海上，死死地抱住一根浮在水面的木桩。他的手冰冷的，象一块铁。她的手也是冰冷的，象一团雪。

冷，真冷。她一阵阵颤栗。

“冷吗？”他感觉到她的手在抖。

“……冷……冷极了。”她的嘴唇也不由地哆嗦起来。血仿佛也快凝固了。

“走，快一点。我们比赛跑步。”他原地跳了跳。

她走不快。两只脚渐渐僵硬了，好象是假的，刚安上去的，她几乎是被他拖着，犹如一只绑在马后的有气无力的小

羊。“我不行了……”

他解开皮大衣，敞开胸襟，“来，暖一暖。”

她有点羞怯，又很惶恐，“会冻死吗？”顾不得了。她顺从地偎进他的皮大衣里，仿佛向她敞开的是一间暖房。

风仍在呼啸，犹如千万头扑出笼的雄狮猛虎。她第一次感到自己那么渺小，无力，象一粒沙子，一棵小草。

“不要紧，用力搓手。”他低下头说。

她只是抓住他上衣的口袋，怕失去似的。她感觉到他的胸膛里，心在跳。还有呼出的气，象三月间从江面吹来的，能融解冰雪却仍是清冷的风。

“这是北大荒的最后一场风雪。”他的语气还是很轻松，“已经是三月了。”

是啊，春天快到了。透过风雪凛冽的寒气，她好象已经闻到了春的气息。

“还冷吗？”

她想摇摇头，但脖子好象冻直了。

“……我的心，终于没被冻僵。感谢你……”她不知道该如何写一些感谢的话。闯过暴风雪，躺在暖烘烘的炕上，她闭着眼，回想那可怕的风雪，整个地球象个大冰坨……还有，他敞开的大衣。象三月的风，并无暖意，却能融解……

她的心奇怪地“怦怦”地跳了。那三月的风，带来的冰清玉洁般的感情，缓缓地不知不觉地注入了她的心……

她总在想象，却很苍白。就这么狭隘的一点点？

“你很聪明，你的想象力很丰富……”老师在看了她导演的每一个作业：小品、片段、独幕剧，总是这样评价她。